

盧 全 集
李 尚 書 詩 集

附李氏
事蹟





中國
圖書
全
部
目
錄

李尚書詩集

附李氏
事蹟

李益
張澍編輯

中華書局

YWT 40/0502

叢書集成初編

盧 仝 集（及其他一種）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 皇 島 市 資 料 印 刷 廠 印 刷

一 九 八 五 年 北 京 新 一 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李尚書詩集

此據二酉堂叢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李尚書詩集序

昔開元時，王昌齡、高適、王之渙輩，風塵未偶，貰酒小飲，值旗亭雨雪，梨園會讌，以歌詩之多寡，定名稱之。甲乙擲榆歡噱，自鳴得意，何似君虞之篇，被諸管絃，供奉至尊，施乃圖續哉！獨其宦塗蹇，偃送士登庸，怨望陵躒，爲時排迕，又未嘗不嘆其狹中也。然跡漢以來，仲宣賦從軍，祇貢頌諛，靈運送秀才，徒述懷思，惟君虞以爽颯之氣，寫征戍之情，覽關塞之勝，極辛苦之狀，當朔風驅雁，荒月拜狐，抗聲讀之，恍見士卒踏冰而戰，擐介馬停秣而悲鳴，詎非才之所獨至耶！其他章句，亦清麗絕倫，宜與長吉齊名，無所媿讓，而征人早行詩，最推傑作，今已失傳，知其散逸不少，余搜集爲一卷，授之梓人，而道其梗概如此。

李尚書詩集

新唐書本傳

李益，故宰相揆族子。於詩尤所長。貞元末，名與宗人賀相埒。每一篇成，樂工爭以賂求取之。被聲歌供奉。天子至，征人早行等篇。天下皆施之圖續。少癡而忌克，防閑妻妾苛嚴。世謂妒爲李益疾。同輩行稍稍進，顯益獨不調。鬱鬱去遊燕。劉濟辟置幕府，進爲營田副使。嘗與濟詩語怨望。憲宗雅知名，召爲秘書少監。集賢殿學士，自負才陵藉，士衆不能堪。諫官因暴幽州時怨望語，詔降秩。俄復舊官。累遷右散騎常侍。太和初，以禮部尚書致仕卒。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，同在朝，故世言文章李益以辨云。

李氏事蹟

龜公武讀書志。唐李益君虞姑臧人。大厯四年進士。調鄭縣尉。幽州劉濟辟從事。憲宗雅聞其名。召爲集賢殿學士。負才陵藉。士衆不能堪。暴其獻濟詩。不上望京樓之句。以涉怨望。詔降秩。俄復舊。益少負詞藻。長於歌詩。與宗人賀齊名。每作一篇。樂工以賂求取。被聲歌供奉天子。征人早行詩。天下皆施之圖畫。今集有從軍詩五十首。而無此詩。惜其放逸多矣。

陳振孫書錄解題。益宰相揆之族子。舊史本傳。指其少有癡疾。防閑妻妾。過於苛酷。有散灰扃戶之談。聞於時。故時謂之妒癡。爲李益疾。世傳霍小玉傳。所謂李十郎詩。開簾風動竹。疑是故人來者。卽益也。舊史所載如此。豈小玉將死。訣絕之言。果驗耶。抑好事者。因其有此疾。遂爲此說以實之也。

王定保唐摭言。長慶初。趙宗儒爲太常卿。贊郊廟之禮。罷相三十餘年。年七十六。衆論其精健。有常侍李益笑曰。趙乃僕爲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。

趙璘因話錄。李尙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。俱出於姑臧公。時人謂尙書爲文章李益。庶子爲門戶李益。而尙書亦兼門地焉。嘗姻族間有禮會。尙書歸。笑謂家人曰。大堪笑。今日局席兩箇坐頭。總是李益。

謝按。秦州舊志載李益敬兄箴曰。善事兄長。乃謂之弟。胡今之人。惟事之肆。侮老慢上。毫無顧忌。就其所行。稱以不弟。彼必自知其名實厲。名且難當。胡不自勵。能敬能愛。斯免物議。又載益勸學箴曰。人而

不學何異鹿豕。理義不明。綱常廢弛。孔孟六經。爲學之始。所言不外。君臣父子。夫婦昆朋。五倫之理。推而廣之。修齊平治。約而言之。禮義廉恥。曲學之士。惟博青紫。二箴詞意。膚淺不類唐人。疑出附託。不知引據何書。今姑存之。

蔣防霍小玉傳。大厯中。隴西李生名益。年二十。以進士擢第。其明年拔萃。俟試於天官。夏六月。至長安。舍於新昌里。生門族清華。少有才思。麗詞佳句。時謂無雙。先達丈人。翕然推伏。每自矜風調。思得佳偶。博求名妓。久而未諧。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。故薛駙馬家青衣也。折笏從良。十餘年矣。性便僻。巧言語。豪家戚里。無不經過。追風挾策。推爲渠帥。常受生誠託。厚賂意頗德之。經數月。生方閒居舍之南亭。中未間。忽聞扣門甚急。云是鮑十一娘。至攝衣從之。迎問曰。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。鮑笑曰。蘇姑子作好夢也。適有一仙人。謫在下界。不邀財貨。但慕風流。如此色目。其十郎相當矣。生聞之。驚躍神飛。體輕。引鮑手。且拜且謝曰。一生作奴死亦不憚。因問其名居。鮑具說曰。故霍王小女。字小玉。王甚愛之。母曰淨持。淨持。卽王之寵婢也。十之初薨。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。不甚收錄。因分與資財。遣居於外。易姓爲鄭氏。人亦不知其王女。姿質體豔。一生未見。高情逸態。事事過人。音樂詩書。無不通解。昨遣某求一好兒郎。格調相稱者。某具說十郎。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。非常歡愜。住在勝業坊古寺曲。甫上車門宅是也。已於他作期約。明日午時。但至曲頭覓桂子。卽得矣。鮑旣去。生便備行計。遂令家童秋鴻。於從兄京兆參軍尙公處。假青驪駒。黃金勒。其夕。生澣衣沐浴。修飾容儀。喜躍交并。通夕不寐。遲明巾幘。引鏡自照。懼不諧也。徘徊之間。至於亭

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。至約之所。果見青衣立候。迎問曰。莫是李十郎否。卽下馬。令牽入屋底。急急鎖門。見鮑參從內出來。遙笑曰。何等兒郎。造次入此。生調請未畢。引入中門。庭間有四櫻桃樹。西北縣一鸚鵡籠。見生入來。鳥語曰。有人入來。急下簾者。生本性雅淡。心猶疑懼。忽見鳥語。愕然不敢進。遂巡鮑引淨持下階相迎。延入對坐。年可四十餘。綽約多姿。談笑甚媚。因謂生曰。素聞十郎才調風流。今又見容儀雅秀。名下固無虛士。某有一女。雖拙教訓。顏色不至醜陋。得配君子。頗爲相宜。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。今亦便令永奉箕箒。生謝曰。鄙拙庸愚。不意顧盼。倘垂採錄。生死爲榮。遂命酒饗。卽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而出。生卽拜迎。但覺一室之中。若瓊林玉樹。互相照曜。轉盼精彩射人。旣而遂坐母側。母謂曰。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。疑是故人來。卽此十郎詩也。爾終日吟想。何如一見。玉乃低鬟微笑。細語曰。見面不如聞名。才子豈能無貌。生遽起連拜曰。小娘子愛才。鄙夫重貌。兩好相映。才貌相兼。母女相顧而笑。遂舉酒數巡。生起請玉唱歌。初不肯。母固強之。發聲清亮。曲度精奇。酒闌及暝。鮑引生就西院憩息。閑亭邃宇。簾幕甚華。鮑令侍兒桂子浣紗。與生脫靴解帶。須臾玉至。言敘溫和。辭氣宛媚。解羅衣之際。態有餘妍。低幃睡枕。極甚歡愛。生自以爲巫山洛浦。不過也。中宵之夜。玉忽流涕。顧生曰。妾本倡家。自知非匹。今以色愛。託其仁賢。但慮一旦色衰。恩移情替。使女蘿無託。秋扇見捐。極歡之際。不覺悲至。生聞之。不勝感歎。乃引臂替枕。徐謂玉曰。平生志願。今日獲從。粉骨碎身。誓不相舍。夫人何發此言。請以素縑箸之盟約。玉因收淚。命侍兒櫻桃。褰幄執燭。授生筆硯。玉管絃之暇。雅好詩書。筐箱筆硯。皆王家之舊物。遂取繡囊。出越姬烏絲欄。

素段三尺以授生。生素多才思，援筆卽成，引論山河，指誠日月，句句懇切，聞之動人。誓畢，命藏於寶篋之內。自爾婉孌相得，若翡翠之在雲路也。如此二歲，日夜相從。其後年春，生以書判拔萃登科，授鄭縣主簿。至四月，將之官，使拜慶於東洛。長安親戚多就筵餞，時春物尙餘，夏景初麗，酒闌賓散，離惡縈懷。玉謂生曰：「以君才地名聲，人多景慕，願結婚媾，固亦衆矣。況堂有嚴親，室無家婦，君之此去，必就佳姻。盟約之言，徒虛語耳。然妾有短願，欲輒指陳，永委君心，復能聽否？」生驚怪曰：「有何罪過，忽發此辭？」試說所言，必當敬奉。玉曰：「妾年始十八，君才二十有二，逮君壯室之秋，猶有八歲。一生歡愛，願畢此期。然後妙選高門，以求秦晉，亦未爲晚。妾便舍棄人事，翦髮披緇，夙夕之願，於此足矣。生且媿且感，不覺涕流。因謂玉曰：「皎日之誓，死生以之。與卿偕老，猶恐未愜，吾志豈敢輒有二三？固請不疑。但端居相待，至八月，必當卻到華州，尋使奉迎，相見非遠。更數日，生遂訣別東去。到任旬日，求假往東都覲親。至家旬日，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，言約已定。太夫人素嚴毅，生遂巡不敢辭讓，遂就禮謝。便有近期，盧亦甲族也，嫁女於他們，聘財必以百萬爲約。不滿此數，義在不行。生家素貧，事須求丐，便托假故，遠投親知，涉歷江淮，自秋及夏，生自以孤負盟約，大愆週期，寂不知聞，欲斷其望，遙託親故，不遺漏言。玉自生逾期，數訪音信，虛詞詭說，日日不同。博求師巫，遍詢卜筮，懷憂抱恨，周歲有餘，羸臥空閨，遂成沈疾。雖生之書題竟絕，而玉之相望不移，賂遣親知，使通消息，尋求既切，資用屢空，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之物，多托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，曾令侍婢浣紗，將紫玉釵一隻，詣景先家貨之。路逢內作老玉工，見浣紗所執前來，認之曰：「此釵吾所

作也。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，令我作此。酬我萬錢，我嘗不忘。汝是何人，從何而得浣紗？曰：我小娘子，即霍王女也。家事破散，失身於人。夫婿昨向東都，更無消息。悵快成疾，今已二年。令我賣此，賂遣於人，使求晉信。玉工悽然下泣曰：貴人男女，失機落節，一至於此。我殘年向盡，見此盛衰，不勝傷感。遂引至延先公主宅，具言前事。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，給錢十二萬焉。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，生既畢於聘財，還歸鄭縣。其年臘月，又請假入城，就親潛卜靜居，不令人通。有明經崔允明者，生之重表弟也，性甚長厚，等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。杯盤笑語，曾不相閒。每得生信，必誠告於玉。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。崔頗感之。生既至，崔具以誠告玉。玉恨且歎曰：天下豈有是事乎？遍託親朋，多方召致。生自以愆期失約，又知玉疾候沈綿，慙恥忍割，終不肯往。晨出莫歸，欲以迴避。玉日夜涕泣，都忘寢食。期一相見，竟無因由。冤憤益深。委頓牀枕，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。風流之士，共感玉之多情。豪俠之倫，皆怒生之薄行。時已三月，人多春遊。生與同輩五六人，詣崇敬寺翫牡丹華，步於西廊，遞吟詩句。有京兆韋夏卿者，生之密友，時亦同行。謂生曰：風光甚麗，草木榮華，傷哉鄭君銜冤空室，足下終能棄置，實是忍人。丈夫之心，不宜如此。足下宜爲思之。歎讓之際，忽有一豪士，衣輕黃紵衫，挾朱彈，風神俊美，衣服輕華，唯見一翦頭胡髯從後潛行而聽之。俄而前揖生曰：公非李十郎者乎？某族本山東，姻連外戚，雖乏文藻，心嘗樂賢。仰公聲華，常思覲止。今日幸會，得覩清揚。某之弊居，去此不遠，亦有聲樂，足以娛情。妖姬八九人，駿馬一數匹，惟公所欲。但願一過，生之儕輩，共聆斯語，更相歎美。因與豪士策馬同行，疾轉數坊，遂至勝業。生以近鄭之所止，意不欲

過便託事故欲迴馬首。豪士曰：「弊居咫尺，忍相棄乎？」乃挽挾其馬，牽引而行。遷延之間，已及鄭曲。生神情恍惚，勒馬欲迴。豪士遽命奴僕數人，抱持而進，急走推入車門，便令鎖卻。報云：「李十郎至也。」一家驚喜，聲聞於外。先此一夕，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，使玉脫鞋驚寤而告母，因自悟曰：「鞋者諸也。夫婦再合，脫者解也。既合而解，亦當永訣。由此徵之，必遂相見。相見之後，當死矣。凌晨請母妝梳，母以其久病，心意惑亂，不甚信之。僱勉之間，彊爲妝梳。妝梳才畢，而生果至。玉沈繇日久，轉側須人，忽聞生來，欣然自起更衣而出。恍若有神，遂與生相見，含怒凝視，不復有言。羸質嬌姿，如不勝致。時復掩袂還顧。李生感物傷人，坐皆歔歔，頃之有酒，散數十盤。自外而來，一坐驚視，遽問其故。悉是豪士之所致也。因遂陳設，相就而坐。玉乃側身轉面，斜視生良久，遂舉杯酒酹地曰：「我爲女子薄命如斯。君是丈夫，負心若此。韶顏稚齒，飲恨而終。慈母在堂，不能供養。綺羅絃管，從此永休。徵痛黃泉，皆君所致。李君李君，今當永訣。我死之後，必爲厲鬼，使君妻妾終日不安。乃引左手握生臂，擲杯於地。長慟號哭，數聲而絕。母乃舉屍置於生懷，令喚之，遂不復蘇矣。生爲之縞素，旦夕哭泣甚哀。將葬之夕，生見玉總帷之中，容貌妍麗，宛若平生。著舊石榴裙，紫襜褕，紅綠帔子，斜身倚帷，手引繡帶。顧謂生曰：「媿君相送，尙有餘情。幽冥之中，能不感歎。言畢，遂不復見。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。生至墓所，盡哀而返。後月餘，就禮於盧氏，傷情感物，鬱鬱不樂。夏五月，與盧氏偕行，歸於鄭縣。至縣旬日，生方與盧氏寢，忽帳外吒吒之聲，生驚視之，則見一男子，年可三十餘，姿狀溫美，隱身映幔，連招盧氏。生惶遽走起，繞幔數匝，倏然不見。生自此心懷疑惡，猜忌萬端。夫婦之間，無聊生矣。」

或有親情。曲相勸喻。生意稍解。後旬日。生復自外歸。盧氏方鼓琴於牀。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華合子。生開而視之。見相思子二。叩頭蟲一。發殺臂一。驢駒媚少許。生當時憤怒。叫吼聲如豺虎。引琴撞擊其妻。詰令實告。盧氏亦終不自明。爾後往往暴加捶楚。備諸毒虐。竟認於公庭而遣之。盧氏既出生。或侍婢媵妾之屬。暫回枕席。便加妒忌。或有因而殺之者。生嘗遊廣陵。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。容態潤媚。生甚悅之。每相對坐。嘗謂營曰。我嘗於某處犯某事。我以某法殺之。日日陳說。欲令懼己。以肅清閨門。出則以浴斛澣營於牀。周迴封署。歸必詳視。然後乃開。又畜一短劍。甚利。顧謂侍婢曰。此信州葛谿鐵。唯斷作罪過頭。大凡生所見婦人。輒加猜忌。至於三妾。率皆如初焉。

樹校胡仔西谿叢語。杜甫少年行第二首云。巢燕引雛渾去盡。江華結子已無多。黃衫年少宜來數。不見堂前東逝波。蔣防作霍小玉傳。書大歷中李益事。有一豪士。衣輕黃衫。挾朱筋彈。至霍。霍遂死。乃三月牡丹時也。甫作詩時。大歷間。正在蜀。想有好事者傳去。作此詩。

李尙書詩集

唐 李 益 著

清 武威張 樹編輯

從軍詩并序

君虞長始八歲，燕戎亂華，出身二十年，三受末秩，從事十八載，五在兵閒，故其爲文，咸多軍旅之思。自建中初，故府司空巡行朔野，迨貞元初，又忝今尙書之命，從此出上郡五原四五年，往苒從役其中，雖流落南北，亦多在軍戎，凡所作邊塞諸文及書奏餘事，同時幕府選辟，多出詞人，或因軍中酒酣，或時塞上兵寢，相與拔劍秉筆，散懷於斯文，率皆出於慷慨意氣，武毅獷厲，本其涼國，則世將之後，乃西州之遺民歟，亦其坎壈當世，發憤之所致也。時左補闕盧景亮見知於文者，令予輯錄，遂成五十首贈之。

夜發軍中

邊馬櫪上驚，雄劍匣中鳴。半夜軍書至，匈奴寇六城。中間分暗陳，太乙起神兵。出沒風雲合，蒼黃豺虎爭。今日邊庭戰，緣賞不緣名。

將赴朔方早發漢武泉

弭蓋出故關，窮秋首邊路。問我此何爲，平生重一顧。風吹山下草，繫馬河邊樹。奉役良有期，回瞻終未屢。去鄉幸未遠，戎衣今已故。豈惟幽朔寒，念我機中素。去矣勿復言，所酬知音遇。

塞下曲

蕃州部落能結束。朝莫朝一作馳獵黃河曲。燕歌未斷塞鴻飛。牧馬羣嘶邊草綠。

秦築長城城已摧。漢武北上單于臺。古來征戰虜不盡。今日還復天兵來。

黃河東流流九折。沙場埋恨何時絕。蔡琰沒去造胡笳。蘇武歸來持漢節。

爲報如今都護雄。匈奴且莫下雲中。請書塞北陰山石。願比燕然車騎功。

從軍夜次六胡北飲馬磨劍石爲祝殤辭

我行空磧。見沙之磷磷。與草之羃羃。半沒胡兒磨劍石。當時洗劍血成川。至今草與沙皆赤。我因扣石問以言。水流鳴咽幽草根。君寧獨不怪陰燐。吹火熒熒又爲碧。有鳥自稱蜀帝魂。南人伐竹湘山下。交根接葉滿淚痕。請君先問湘江水。然我此恨乃可論。秦亡漢絕三十國。關山戰死知何極。風飄雨灑水自流。此中有冤消不得。爲之彈劍作哀吟。蓬沙四起雲沈沈。滿營戰馬嘶欲盡。畢昂不見胡天陰。東征曾弔長平苦。往往晴明獨風雨。年移代去感精魂。空山月暗聞鼙鼓。秦坑趙卒四十萬。未若格鬪傷戎虜。聖君破胡爲六州。六州又盡空胡丘。韓公三城斷胡路。漢甲百萬屯邊秋。乃分司空授朔土。擁以玉節臨諸侯。漢爲一雪萬世讐。我今抽刀勒劍石。告爾萬世爲唐休。又聞招魂有美酒。爲我澆酒祝東流。殤爲魂兮可以歸。還故鄉些。沙場地無人兮爾獨不可以久留。

夜上西城聽涼深一作州曲二首

行人夜上西城宿。聽唱涼州雙管逐。此時秋月滿關山。何處關山無此曲。

鴻雁新從北地來，聞聲一半卻飛回。金河戍客一作交腸應斷，更在秋風百尺臺。

鹽州道過一作

胡兒飲馬泉

胡兒一作過五原

綠楊著水草如烟，舊是胡兒飲馬泉。胡兒飲馬於此幾處吹笳明月夜，何人倚劍白雲天。從來凍合關

山路，今日分流漢使前。莫使行人照容鬢，恐驚憔悴入新年。

夜上受降城聞笛

回樂烽

一作

前沙似雪，受降城上一作外。

月如霜，不知何處吹蘆管。一夜征人盡望鄉。

軍次陽城烽舍北流泉

何處可潸然，陽城烽樹舍。

一作

邊，今朝望鄉客，不飲北流泉。

再赴渭北使府留別

結髮逐鳴鸞，連兵追谷蠡。山川搜伏虜，鎧甲被重犀。故府旌旗在，新軍羽校齊。報恩身未死，識路馬還嘶。

列嶂高峰舉，當營太白低。平戎七尺劍，封檢一丸泥。截海取收。

一作

蒲類，跑泉飲鷗鶻。漢庭中選重，更事五

原西。

赴渭北宿石泉驛南望黃堆烽

邊城已在虜塵中，烽火南飛入漢宮。漢庭議事先黃老，麟閣何人定戰功。

赴邠寧留別